



前綫

科爾納楚克 著
蕭 三 譯

824.7
KU18

新華書店發行

前 線

(三幕五景)

科爾內楚克著
蕭 三 譯

新華書店發行

前 線

印刷者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新華書店

著者

科爾內楚克

0072

1949年7月 1—10,000(滬)

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綫』裏 可以學到些什麼？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解放日報』

社論——

幾天以前，本報連載了蘇聯科爾內楚克的劇本『前綫』。這個劇本，在蘇聯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即正當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門前的時候。這個劇本得到了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的第一獎。蘇聯的三個最大的報紙——『真理報』、『消息報』、『少共真理報』同時發表論文來介紹它，這篇論文我們也轉載了。

我們知道，當時蘇聯前綫的狀況，還是非常緊急的。在那種緊急的狀況之下，爲什麼要發表這樣尖銳的自我批評的文藝作品呢？我們看一看斯大林在那年的五一命令，就可以明白。那時，德寇雖然還在前進，可是它的力量已經削弱了，蘇聯的力量已經更強大了，蘇聯的

國際關係已更鞏固和發展了，紅軍已組織得更好而且實力已經更雄厚了。那時，紅軍由防禦轉向進攻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具備，『只缺乏一樣東西，即充分使用我們祖國供給紅軍的頭等裝備來對付敵人的能力』（斯大林一九四二年五一命令）。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這是當時紅軍勝敗的關鍵問題。紅軍中有大大小小的戈爾洛夫們，他們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但是沒有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他們可以力求進步，學到這種能力，但是他們擺老資格，不學習；他們沒有能力又擺老資格，就勢必至於與一些『笨蟲——糊塗種，拍馬屁的，會鑽營的，卑鄙的傢伙』結成一氣，來打擊與排擠有能力的人，像歐格涅夫與科羅斯那樣的人。這批戈爾洛夫們，不管他怎樣有功勞，怎樣忠心，怎樣勇敢，到了這個時候，變成了紅軍掌握頭等軍備的障礙，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危險。只有把他們教育過來，如果教育不過來就撤換了去，戰爭才能勝利。『前線』的發表顯然是爲了這個教育的目的。它以直接的尖銳的批評來指導實際，它成爲轉捩戰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價值無可比擬。大家知道，就在那年冬季，蘇聯紅軍從斯大林格勒開始了戰略反攻。

我們把『前線』全部發表，不只因爲這是蘇聯愛國戰爭中的最傑出的作品之一，而且因爲它對於今天的我們也有很大的意義。爲了在目前這個情況下使我們的工作能有更進一步的改進，我們實在有從這個劇本裏學到

一點東西的必要。

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是怎樣的情況呢？拿陝甘寧邊區來說，是全黨經過了整風以後的情況；是生產運動大發展，我們脫離了受凍挨餓的危險而變成豐衣足食，我們由幾乎沒有家務而變成已經有了相當家務的情況；在前方，則是殘酷戰爭的情況，是一面作戰，一面又要生產的情況；不論前方和後方，都是抗戰的反攻階段將要到來的情况。在這些情况之下，我們主要缺乏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主要缺乏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能力，在已經到來的新情況下和在將要到來的新情况（反攻階段）下，勝任愉快地運用新條件來工作的能力。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前線』這個劇本裏好好學些東西。我們早點警惕一些，早點學會一些，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少犯很多錯誤。

比如以生產來說。我們開始生產的時候，是肚裏帶着飢餓來生產的，我們那時幾乎沒有什麼家務，也沒有什麼經驗。在那種情形之下進行生產，目的只在求得有得吃有得穿，就不可避免地要靠熱情與氣力辦事，而生產知識，管理方法，經營方法，以及金融貿易等，就勢必放在次要位置。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一些今天看來是顯然的偏向。例如，爲了開荒把樹林砍盡，布織得不耐穿，爲了數量不求質量，只顧眼前不顧將來，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甚至爲了賺錢破壞法令，爲了生產損害羣衆利益等等。但是，今天我們的情况不同

了。今天我們有了生產基礎，有了相當家務，有了相當經驗，新的問題就來了，新的知識就需要了，沒有知識與熱情的結合，光靠熱情和氣力辦事，就無法把生產再向前推進，甚而至於會把已有的基礎弄坍。爲了使一片土地出產得最多，並且久遠地保持高度的出產量，爲了出同樣的勞動得更多的收穫，爲了使工廠的出品經久耐用，爲了成本的節省等等，就不能滿足於光有普通農民或普通工人的生產知識，而要求提高一步，懂得技術，懂得科學，懂得怎樣投資，怎樣計劃，怎樣管理，怎樣發展金融貿易，怎樣發展文化事業等等。生產發展了，光憑熱情，光憑忠心，光憑勇敢，就不夠了，而知識和能力（技術和科學）就越發需要，看輕知識和看輕能力就越發危險。特別是領導工作的幹部，必須智勇兼備。生產方面如此，其他黨政軍民各種工作也莫不如此。至於將來對日寇的反攻需要許許多多新知識，更是不待言的。

時代是在急速奔流。以邊區來說，不過一、二年，面目已經完全改觀。我們必須要跟上時代。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必須把學習的任務提得很高，必須提高文化，必須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必須放開眼界，必須打開腦筋思索問題，必須『借箭』，必須進行自我批評。其目的，就是增加我們的知識和能力，以便更好的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改進工作，使我們進步得更快更好。

在目前的內外環境下，自我批評有放手展開的必要，因為我們的力量是更強大了，我們的隊伍是更加團結了，放手開展自我批評，就可以集思廣益，來迅速改進我們的工作。關於自我批評的好處和原則，以及批評必須是實事求是的善意的原則，整風文件上已經講了，我們不再重複。我們要說一說的，是爲了開展自我批評，要糾正兩種情形：

一種是懼怕批評自己。只許別人說自己好，不許別人指出自己的缺點；只許讚揚，不許批評；多讚揚了受之無愧，但批評了一句就面紅耳赤。這種現象很多。這是很不好的，這種精神是戈爾洛夫的精神，或者叫做阿Q精神，阿Q最恨別人說他癩痢頭。須知我們的工作，不管做得怎樣好，總是有缺點的，總還有改進的餘地的，因此，拒絕批評是沒有理由的。

一種是懼怕批評別人。當然，批評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是善意的批評，不是『野百合花』那種『批評』。『野百合花』那種『批評』，乃是惡意的污蔑，乃是離心離德，決不應該再有，而且須引以爲戒。但只要合乎實事求是和善意這兩個條件，批評就是正確的。批評比讚揚難得多，須要更多鄭重，更多調查研究，還要講求分寸與形式。但是有價值的批評，像『前線』這樣的批評，乃是很有益於工作，有益於團結的。進行這樣的批評，乃是每個革命者應有的責任，乃是高度的責任心的表現。學會讚揚好的，這是很重要的，學會批評不好的

，這也同樣重要。像『前線』中的新聞記者客里空那樣，倒是不好的。

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開展，乃是我們力量增長的標誌。蘇聯三個大報關於『前線』的論文中，有幾句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話：『科爾內楚克的劇本「前線」的刊行，是我國紅軍偉大力量和重要性的表徵，因為唯有相信未來、相信勝利的軍隊，才能這樣直接地辛辣地揭露自己的弱點，找出它們的原因，採取迅速肅清它們的方法。這種自我批評是一個認真而有力的政黨的標誌。害怕承認缺點，不願改正缺點，害怕自我批評，這都是懦弱和對自己的事業的正義性缺乏信心的標誌。』

我們要從『前線』裏學習到，會緊緊的同着時代一起走。這就是說，不做超時代的夢，也不落後於時代的發展。這兩種情形的任何一種，都是對於革命事業有妨害的。在我們的隊伍裏，近幾年來曾着重批評了教條主義，犯這種錯誤的同志，大多是做着超時代的夢，也有一小部分做着舊時代的夢，他們脫離現實，因而給了革命事業以損害。我們曾經批評了這種情形，要他們改正過來，一經改正之後，他們對於革命事業是會有貢獻的。『前線』中的戈爾洛夫，則是另外一種人，落後於時代的人，也是脫離現實的人。他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這都是很寶貴的品質，如果再加以力求進步，努力學習，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滿足，不求進步，那末，這些好東西就立即反轉過來成為負擔

，成爲包袱，成爲絆腳石，就不能不同樣對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時代所淘汰。『前線』把這種人批評得淋漓盡致。我們所處的環境，是長期農村分割的游擊戰爭環境，在這種客觀環境中，容易產生戈爾洛夫這樣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觀上的警惕，主觀上的努力，我們是可以減少這種現象到最低限度的。『前線』這個劇本，對於我們的很大意義，就在於它將幫助我們，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備、智勇雙全的幹部，和提高人民與軍隊的文化水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抗戰建國的勝利。

斯大林文藝獎金獲獎劇本 科爾內楚克的『前線』

——本文曾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同一天內發表於『真理報』、『消
息報』和『少共真理報』上——

亞力山大·科爾內楚克的新作品的力量，它所以能在讀者羣中獲得成功的泉源，是在於藝術形象的真實和生動，在於勇敢和正確的描寫。在這劇本中提出了每一個蘇維埃愛國者所關心的許多問題——就是關於紅軍的成功和失敗的問題。

在劇本中的老布爾塞維克，有才幹的工程師米朗說：『人民歡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聰明的領導者。』這就是劇本的內容。在這些簡明的，然而非常富於表現力的，和意義深重的畫面中展示了在戰爭中的人民，展示了懂事的和聰明的領導者，不懂事和不聰明的領導者。戰爭

考驗了所有的人。誰經不起這種嚴酷的考驗，誰就被剔除出去。現實的教訓就是這樣子。任何東西，無論個人的勇敢也好，無論舊時的功勳也好，在蘇維埃國家都不能夠拯救不內行和不聰明的領導者。

戲劇的葛藤發生在前線，在前線總指揮辦公室裏。爲了更強調鬥爭的全部意義，作者在劇本裏使一個家庭中的各個分子相衝突。親兄弟米朗和親兒子謝爾潔伊揭破前線總指揮伊凡·戈爾洛夫的無知、落後、拘泥。伊凡和米朗兩兄弟年齡相差不多，他們都是內戰的參加者，但是伊凡是蘇維埃生活中舊的化身，米朗則是新的化身。兒子不跟父親走而跟叔父走。他不怕同親愛的父親決裂，他公開的議論他：『老頭子，我的父親，是個沒有遠見的，狹隘的人……唉，難過，非常難過。』

正像所有的蘇維埃愛國作家一樣，亞力山大·科爾內楚克不怕公然地說出那個妨礙我們勝利，說出我們有些指揮官在軍事戰鬥方面領導的缺點的痛苦真理。這個劇本針對着這些指揮官的作爲，予以辛辣而嚴酷的批判，科爾內楚克勇敢並且堅定地指出一些阻礙我們的英雄——毀滅德國人的紅軍的陰暗方面。他不僅揭露出前線總指揮的無知，並且表現出這些狹隘和無知、迂滯、頑固、不願意追隨着前進的軍事科學的發展，是隱藏在這位大將軍的傲慢和虛偽的自尊自大下面的。

只有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義性和對於勝利都沒有信心的軟弱軍隊才不敢在戰時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講

求改正這樣錯誤。『正在行進中的馬不換韁套』——在這個俗話底下掩護着那些害怕克服缺點和改正錯誤的人們。然而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抱定主意向勝利的途中邁進的强大紅軍是不怕公然地指出自己的錯誤的，是不畏懼爲着改正錯誤而需要的巨大的工作的。蘇聯人民之所以不怕面對真理，這是因爲他們堅決相信紅軍的力量，他們知道在紅軍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像伊凡·戈爾洛夫型的落後的人們，而是像歐格涅夫一樣的新人物。公開的批評紅軍的缺點，我們是以全力在進行着的。這些缺點的肅清能使紅軍更堅強，更富有戰鬥力。

在科爾內楚克的劇本中所展示的就是這樣，其藝術的意義也在於此。

戰爭不是研究院，戰爭不是學校，在戰爭的時候就是打仗，不要學習。伊凡·戈爾洛夫以一個老戰士的剛愎自用所說的許多格言的思想，就是這樣的。然而實際上戰爭是一個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是知識的考驗。戈爾洛夫經受不了這種考驗，他垮台了。因爲他不願意承認現代軍事科學的力量。

然而，戈爾洛夫糟糕的地方不僅在戰爭中沒有學習，他在戰前也是不願意學習。在他的自述中，他以『什麼大學也沒有進過』，沒有住過研究院，他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匹老戰馬』，來描繪自己。他到過德國。可是他在德國參謀部所準備的現代戰爭的機械裏面看見了

新的事物嗎？沒有。他說：『我不喜歡德國。太枯燥。而在法國可住的不壞。』戈爾洛夫在這次戰爭以前就是這樣生活的，沒有學會用新的方法，現代化地打仗。

伊凡·戈爾洛夫本人倒是勇敢的。戈爾洛夫有過光榮的歷史。他是一個天賦很高的人。他在內戰中很有功勳。戈爾洛夫本來可以成爲一個第一流的戰略家的，軍官和士兵們都愛戴他。繼承着父親的勇敢的兒子也愛他。他有仍未失去價值的多年積累起來的經驗。祖國多麼需要這種人呀！他們能夠作出多麼多的事情呀！前途仍然是遠大的。戈爾洛夫還沒有老，雖然人們稱他爲『老頭子』。蓋達爾說得對，老的戰略家比年輕的更能成爲現代戰爭的能手，——可是附帶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願意學習戰爭的經驗。

然而戈爾洛夫並沒有這個意願，內戰的經驗（在內戰時，機械、飛機、坦克、自動步槍還起次要的作用），使他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機械估計得不够，因此也就是對軍事科學估計得不够。他的戰略仍根據原始的襲擊。他的格言是：『戰勝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線電通信聯絡，而是憑英勇，果敢。』『戰爭就是冒險，而不是算術。』

戈爾洛夫對軍事的文化是忽視的。『在我這裏有紙上談兵的書本子戰略家，老是空談什麼「軍事的文化」……』他輕視地論到他的幾個指揮官說道。戈爾洛夫在口頭上不住地這樣說着，當自己無知的辯護，他的幾

乎等於罪惡的錯誤是在於他把勇敢和剛毅同軍事文化和科學對立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它們是應當互相配合起來的。只有它們的結合才能發生力量。凡是在它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地方，也就是軍事的弱點和失敗不可避免的地方。

『勇敢和剛毅，這僅是英雄主義的一方面，——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六年說道——同樣重要的另一面，這是技能。人們說，勇敢能奪取一個城池。但是，這僅僅當勇敢、剛毅、準備冒險、同卓越的知識配合起來時才有可能。』

伊凡·戈爾洛夫粗魯，他的老戰士的態度，使他周圍的阿諛者稱他的戰術爲『蘇沃洛夫一派的』。再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蘇沃洛夫非常重視軍事的教育，並且 he 自己是當代最有教養的將軍之一。他把襲擊的要求同嚴格地計算那些決定勝利條件的『目測』要求相聯系起來。蘇沃洛夫有句名言：『不是用數量來打仗，而是用技能。』

戈爾洛夫不知道，不了解，並且不願意了解機械在現代戰爭中的意義。機械把許多新的方法帶進戰爭裏來了。戈爾洛夫不去把握這些方法。因此最豐富的機械在他手裏沒有能够發生應有的效果，它如果是在那些會照現代化地去打仗的人們手中，會發生這種應有的效果的。

糟糕的是戈爾洛夫的軍事落後性散佈在他的周圍。他的最親近的助手，都是一些同樣的不學無術的人。

戈爾洛夫在指揮官幹部中不能夠教育出對軍事文化的尊重，教育出在事實上、在戰爭的經驗中學習的意願和技能。如果科爾內楚克把前線總指揮的形象選來做藝術孤立的對象，那不過因為在這崗位上能夠最清楚、最明顯地看見落後的危險，和忽視軍事科學以及對軍事文化的危險。在實際上戈爾洛夫是許多小的戈爾洛夫，如中級的和下級的指揮官的集體的形象。所有的人，士兵和前線總指揮，同樣地都需要學習，並且把握軍事科學。

同戈爾洛夫最接近的人，他的辦公室裏頭的上層分子，都是一些同他一樣無知的人們。作者在這裏應用了某種程度的藝術誇張手法。赫里朋，客里空，梯希，烏季危節內伊等人物的描寫強調了他的誇張的目的。這是戲劇上的諷刺的構思所允許的。科爾內楚克不想照原樣地把某個一定的司令部攝影下來。他描繪出一般的特點。像畸形的赫利朋，或者客里空，也許在現實上沒有這樣的人，但是赫利朋和客里空的特點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可能在不同的人們中間碰見。這些特點並不罕見。

這個集團聚集在戈爾洛夫周圍不是偶然的，所有這些典型都躲藏在戈爾洛夫的無知之下。在這裏他們是得其所哉的。按着一般的法則他們比戈爾洛夫是更壞的，戈爾洛夫至少不是一個利己者，不是懦夫，不是說謊大家。他們所有的落後性都匯集一塊了。他們（不論老和幼）都不願意學習，因此他們都是睜着眼的瞎子。總指

揮的參謀長布拉公拉沃夫是一個做官的。烏季危節內伊照着舊的方法做情報工作。因此在實際上等於沒有情報，而是一堆謊言。戰地記者客里空是一個大胆的謊言家和阿諛者，不願意看見祖國戰爭中的真正的英雄們的生活。無怪他自己說自己道：『假如我只寫我所見了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

所有這些激起作者和讀者義憤的人們都鑽到戈爾洛夫的辦公室裏來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人的價值，然而被阿諛慣壞了的他，是需要誇獎的。他受不了自我批判。他把任何的批評都看作是個人的污辱，是對自己權威的損害。有些指揮官喜歡他的粗魯。他對軍事文化的譏笑是適合某一些人的口味的。戈爾洛夫在前線總指揮這一崗位上的危險性是在於他自己不學習而且妨礙別人學習現代化地打仗。

正因為這個緣故，使戈爾洛夫同實際上領導紅軍的幹部以及他的下級幹部相衝突，戈爾洛夫脫離現實，以致成為紅軍的尾巴。戈爾洛夫對現代軍事科學的落後表現在各方面，首先表現在他的作戰的計劃上面。按照歐格涅夫的話，這個計劃是沒有意義的。前方沒有按照前線總指揮的計劃作戰，而是按照得到莫斯科總部批准的軍長的計劃作戰。複雜的和危險的情況決定了戈爾洛夫的悲劇。他被革職了。『看你們沒有我將怎麼去打仗吧。』——戈爾洛夫離別時這樣說。少了戈爾洛夫仗要打得更好一點，這是明白的事。所有戈爾洛夫的親信都跟着